



梦想登陆现实之

西西里战役

XIXILIZHANYI

四喜 著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梦想登陆现实之

XIXILIZHANYI

西西里战役

四喜 著

© 四喜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西里战役 / 四喜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-7-205-06803-5

I. ①西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1083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刷: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$8\frac{3}{8}$

插 页: 2

字 数: 198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封面设计: 冯晓驰

版式设计: hansey

责任校对: 徐跃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6803-5

定 价: 20.00元

在心的另一端，千里远的地方，是谁一直躺在你的抽屉里。

——题记

一笑倾人城，

二笑倾人国，

三笑故人归，

四笑童花落。

浴室里烟雾缭绕，有人拍了我屁股一下，我头也没回，伸手就扯住她腰部的一坨肥肉。沙乐乐宣告胜利般地冲我扭着腰，我使劲吐出从鼻孔流进嘴巴里的水，瞟了一眼身边水龙头下多肉而粉红色的身体。

从浴室里出来，尤佳一直沉默不语。她的洗澡盆里永远比我少一把梳子，长发凌乱地挂在肩上。我把我的木梳递给她，她摇摇头。我用一种很小心的眼光去触摸她，她的脸白得没有血色。周围已经薄薄地起了一层雾气，我低头看着尤佳的脚，雪白而透明的，融在了雾气里，像只有两只拖鞋在走路。我知道她有个习惯，出了浴室不爱说话，从侧面看过去像个石膏像。“没有脚的天使。”我在心里说。

寝室过道里，一个黄色一个绿色的啤酒瓶并排站在那儿，上面的纸被揭了去，光洁的瓶身对着过道。我用脚踢开门，尤佳静静地从我身边穿过去。寝室里出奇地静，沙乐乐比我和尤佳早到。我一下子拉开窗帘，沙乐乐披头散发地趴在床上，脸紧紧对着墙。我使劲揪住她的头发，她也不喊痛，回过头来一把抓住我，兴奋地说：“隔壁308的那个马脸老鼠精，正在发酒疯呢，一件一件地脱衣服。”

哎哟，那个瘦啊，跟小排似的。快看快看她的胸，像口袋一样。”

我已经松开了沙乐乐的头发，她还是没有停下来：“我还以为她有32B呢，今天看明白了，也就30A的货色。”我看了一眼沙乐乐34C的胸，怪不得她的胸衣从来没人偷。

我坐下来开始研究我脸上的痘痘，把脸从这一边照到另一边，有时候还要歪着嘴巴，好让我另一半脸的皮肤紧绷一点，这样我可以挤出塞在我毛孔里的黄黄的小油脂粒。我知道这个举动让她们忍无可忍，但是我就是喜欢，就是要做，好像挖出油脂留下一个小坑就可以填补我心里的什么东西似的。

沙乐乐尤其见不得我这样糟蹋自己的脸。果然，她开始忍不住了：“好了，别照了，够美了。”

我拿两个手指甲尖掐着一个大黑头说：“你这是不懂长痘痘人的心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补了一句，“就像我不明白你的胸为什么这么大一样。”我故意的，这是警告。她最恨别人提起她的胸，她生平最讨厌的人就是波大无脑的类型，当然她也讨厌人家这么形容她。

沙乐乐不说话，我也不说了，这会显得我很大度，没有得寸进尺。

我拼命地挤着痘痘，拿眼睛的余光看尤佳。尤佳显得很平静，她向来一副置身事外的表情，有时候我会怀疑她是否明白一切。

她并不是一直这样的，我了解，尤佳只是现在不说话。她往往在寝室里许多人说着说着的时候，突然小声地插进来一句话，一秒钟以后，众人暴笑，她便兀自坐在一边摇头晃脑。她的安静是水面上的浮萍，她的眼睛却是深海底下闪烁爬行的小甲壳虫。我和沙乐乐互相讽刺的时候，尤佳一直在写日记。她说写日记就和写作文一样，写给自己看，有一种成就感。由于尤佳的小爆炸式的妙语，不难想象她有很好的文笔，而事实也是如此。在一次无聊透顶的统计

课上，她想也没想就在纸上写下了两句话：天使的翅膀已经收起，空气里弥漫了天堂的气息。

我走过去拍沙乐乐的肩，问她去不去消夜。沙乐乐眯起眼睛笑，发出嘿嘿的笑声，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健忘和友好。我觉得那是假装的，就像她在寝室里和在学生会里是两码事一样，我对此倒不是很介意，只要有人陪我下楼吃夜宵就行。

沙乐乐从床上一骨碌起来，开始对着镜子梳头发，嘴里哼着歌，唱的是“我们唱着《东方红》”。歌声断了，沙乐乐在镜子面前欢叫：“我瘦了我瘦了我觉得我真的瘦了！”

“好，你瘦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。我讨厌她一天到晚说自己胖了瘦了，一遍一遍地说给别人听，好像非要旁人接受她没有胖起来的事实。事实是她并没有瘦，反而日益臃肿。她喜欢捏捏我的腰，带着一种近乎不情愿和残忍的口气在我耳边说：“杨晓月，你好像有点肥肉长出来了在这里。”我明白她的意思，瘦的人胖起来是可耻的，胖的人没有胖下去是光荣的。她一遍一遍地唠叨自己瘦了，就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她自创的道理。我不知道尤佳是否明白沙乐乐的用心，她一向都是不动声色的。谁叫我居然明白了沙乐乐的话。

我看了沙乐乐一眼，小心提防着。果然，她穿戴整齐就过来了，坐在我身边，拿起一支圆珠笔把玩，用很轻松的口气说：“刚刚在浴室里拍你一下屁股，觉得你长肉了。”她用一种恭喜我的口气说，目的很明显。如果我说“嗯”，就意味着她赢了。她得到了她要的效果：人家胖了她瘦了。如果我说不是，那么她会显得很无辜，好像她的好心搭腔被我一掌打了回去。我慢慢地权衡了一下，觉得一个人下去吃夜宵实在没什么意思，于是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对。”沙乐乐不置可否地站起来说：“走，我们走吧。”

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快熄灯了。苏林也已经自修回来了，安静地躺在她的上铺，被子盖着全身，只露出鼻孔和两个眼睛。苏林有裸睡的习惯，从头光到脚钻在被窝里。我试着睡过一回，很没有安全感，大半夜没睡着，后来到底是站起来穿好了短裤和睡衣又躺下了。

四个人都到齐了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开始热闹起来。我站在凳子上攀住上铺的床沿问苏林自修得怎么样。苏林挠挠头，抽抽鼻子说：“今天碰到一个男生。”

“谁啊？”沙乐乐很有兴趣地问。

“咳，就是联谊寝室那个老六。”

“喔，就是你上次说的偷偷喜欢你的那个？”尤佳在一边不动声色地说。

我把手臂挂在床沿上一直看着苏林。她又使劲挠了挠头皮，发出嗞嗞的声响，冲我笑了笑。我捉住她的笑，仔细观察她的脸。她就比刚来学校报到那天胖了那么一点点。那天大家都刚到，在整理衣物，忽然进来一个女孩子，跟在她妈妈身后，穿着蓝色的T恤和黑色的长裙，低着头，柔顺的短发从她的额头挂下来。“你们好。”她小声地说。她抬起头来，我看到她的眼，是长而宽的丹凤眼，外双，目光流离很有神采。“我们这里来了个林黛玉。”我那时把头凑到沙乐乐的耳边很轻很轻地说。

“在想什么呢？”苏林打了一下我的头。我回过神来：“没什么，我在想，男生寝室熄灯了以后会说些什么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日光灯就适时地熄了。就着楼道灯光，我跳下凳子走到我的床边，脱下胸衣，套上睡衣，闪到角落里开始做运动：五十个后踢腿加一百次扩胸运动。

苏林显然对这个话题很兴奋。她的床咯吱一声响，我不用看也

知道她把头搁在了床的护栏上看着我。她说：“我问过我男朋友这个问题。他说，女生说什么，男生也就说什么。”

尤佳在一边发出声音来：“不是吧，他们有我们说得深入吗？”

“嘿嘿。”我做扩胸运动数到第十五下的时候，被尤佳的话逗得笑了出来。“我想也就是说哪个女生好看罢了。”我说，“可能他们会说哪个女生适合做情人，哪个适合做老婆之类的话题。”

“噢。”沙乐乐在一边应了一声。她对于这些问题向来表示漠不关心。苏林私下里则对我说沙乐乐或许是假正经，我们讨论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听得有多用心。这个，也很难说清楚，沙乐乐一向关心她的体重和学生会比任何事都重要。

苏林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说：“来，给你们这几只猫说个段子听。”大家都说好。苏林一边挠头发一边说：“听说某大学有个女生性格孤僻少与人往来，她的床上扯着块花布头挂下来当帘子，每晚上了床就一拉，都不知道里面干什么。有一晚大家听得哎哟一声，拉开帘子一看，原来那女生自慰，把长灯管碎在里面了。”还没说完，苏林先嘿嘿地笑起来，黑暗中看她拿手往沙乐乐的床一指说：“听说那个女生的床也就这位置，也拉着这么个帘子。”大家都跟着笑起来。沙乐乐拿拳头敲着床，用带着笑意的声音说：“别拿我开玩笑别拿我作比啊，全校那么多女生睡这方向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尤佳问。

“后来？后来就七手八脚送医院了。”

“那——”沙乐乐有点支吾起来，“我问个问题你们一定不要笑，是有关这事儿的。”还没开问，沙乐乐先自己笑起来。

“别笑别笑，尽管问，没看见专家们都在呢。”我使劲往后踢着腿，一边说，一边向苏林使眼色。苏林会意，接过话头说：“问吧，想问什么。”

沙乐乐咳了一声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办事儿的时候，用劲是在尿尿的地方么？”

停了几秒钟，剩下三个人都在狂笑。我连话都说不清了。我说：“沙乐乐你真不知道？你贵庚了，书上没看过？”沙乐乐对笑声显然有点不悦：“我说过叫你们不要笑的，你们怎么这样！”

苏林捂着嘴，用嗡嗡的声音说：“是个女孩子你就自己想象一下，你哪儿尿尿哪儿来例假的，那个来例假的地方就是了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沙乐乐在一边若有所思地不说话了，半晌，冒出来一句，“那男的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苏林几乎要跌下床来。“天哪！”我在角落里要跳起来了，“别和我说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多大了啊？都念到大二下了。这事儿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沙乐乐将了我一句。

“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只字片语的，你自己想一下也想得明白。”

“好，那你告诉我男的怎么回事儿。”沙乐乐赌气似的说。

“告诉就告诉。就是，就是……”我抓抓头皮，想要找个什么道具含蓄一点的好。我打开抽屉，拿出自己的小剪刀，晃啊晃的对沙乐乐说：“本来是这样的。”又掏出苏林用来剪脚指甲的大剪刀，“后来就变成了这样，明白了吗？”

沙乐乐盯着剪刀，用“我明白了”的口气说：“这下我知道了！可是，可是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又来了。我有点懊恼：“你初中的时候没学生理卫生第十一章里生殖器官的示意图？”

“唉！”躺在我对床的尤佳叹了一口气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都别吵了，对了，烧水的热得快拔了没有？”

“我拔了。”沙乐乐说。

“那就对了！”尤佳接下去说，“你们说的事儿就跟热水瓶和热得快的关系一样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补充说，“这也可以来解释为什么热得快容易坏。”

苏林忍不住坐起身子拍起手来。我早就笑得站不住了。

“当心！”沙乐乐提醒苏林说，“对面男生有红外线，昨天上课听男生在讨论说看到有女生天天晚上坐在寝室门口泡脚。”

“那么厉害？”苏林有点心虚地赶紧钻进了被窝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问苏林：“有用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苏林说。

“扩胸运动啊！”我到高三才用的胸衣，到现在也没大长进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不过——”苏林说，“我在家用过美胸的香皂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好奇地问，“好用么？”

“用得我例假都乱了。”苏林叹口气说，“以后去做手术。”

“你们还说呢！”沙乐乐在床上忍不住气起来，“不就是两块肉吗，要来什么用？喏，我的分一点给你们好了。”

“人各有志。”尤佳说。大家都笑起来。

五点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迷迷糊糊，生怕自己再一睡起来就要七点多了。我有早上六点半起来去食堂吃早饭的习惯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担心会睡过头，六点的时候，苏林会起床，她要去参加武协的活动。武协是上一届的一个师兄办的，里面一大帮的福建和广东男生。学校的体育老师也开了个武协班，两个武协时常要闹名门正派的纷争。苏林看着福建和广东的哥哥矮是矮点，但都是练家子，也有个看头，就去凑热闹了。用沙乐乐的话说，苏林要去看武协里头有多少个男生会喜欢她。她昨天晚上扳着手指已经把追她的男生

数到二十一个了。

苏林小时候练过舞蹈，有点底子。第一天早上去武协回来就说被师傅表扬了，腿踢得直又能劈叉。我问她练什么了，她说今天练勾拳。接着她一连几天都在寝室里不时地摆着姿势，我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。等到苏林说勾拳已经快练完了那天，我才有点明白过来了。苏林嘴里嚷着勾拳，其实做的一直是摆拳的架势。我也没去纠正，反正她那套花拳绣腿自有她的用处。

我拿着搪瓷碗和调羹，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了苏林，两只手一甩一甩地拖着脚往寝室飞奔。我问她这是怎么了，她都没停下来对我一五一十讲讲的时间，只一边跑远了一边回过头来冲我喊：“今天武协拍集体照！”

进了食堂，我转了一圈，仔细观察了面包、馒头、花卷和各色佐菜的颜色和新鲜程度，认真权衡了口味，终于挑了一块油炸糍饭糕和一只肉饼，打了一搪瓷碗的淡豆浆。糍饭糕曾经是沙乐乐的最爱，据说她在家乡每天早上百吃不厌，经她的大力推广，后来就成了整个寝室的黄金招牌糕点。而沙乐乐自从对她的胸围和大腿耿耿于怀后，已经功成身退，不再见她碰过糍饭糕。苏林加入了整个学校女生不吃早饭的潮流，尤佳相对于早饭是个懒货。我是个执著的女人，到了嘴边，就从一而终。

学校有个颇为壮观的场景，是一绝：桌子会变颜色，远看是黑色，走近了刷拉一声就变白了，大群苍蝇匆忙向窗外掠去。食堂两边的冬青树上挂满了一个个有网眼的圆柱形小笼子，里面堆积着骗人的甜食，专门拐骗成群结队的苍蝇，一天能挂满半个圆柱，远远望去整树整树的血滴子。

我就在这么一个窗外的景色图中，看到了在一边桌子旁埋头吃饭的老六。

老六吃得很精细，拿小勺子小口小口喝粥，款款放下勺子，两手撮起一个馒头，仔细剥掉了馒头的皮，露出里面毛糙的内胆，然后用一手撕下一小片来放入嘴中咀嚼，嘴巴嚼动的时候，双目生辉，眼光撒向四野，终于波及了我。

我想象着如果是苏林，一定会以牙还牙，以同样流离的眼神与老六神游。我没有苏林那样的神采，只向老六的桌子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他对面。

我和老六真的不熟，这样说话也是头一回。我说：“肉饼真好吃。”他说：“是啊是啊。”我说：“可是你明明吃的是馒头。”他说：“是啊是啊。”我说：“既然你明明吃的是馒头而不是肉饼，你怎么知道肉饼很好吃呢？”他说：“是啊是啊。”说完他看着我，心不在焉地撕着馒头，机械地放入口中，对我眼睁睁地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我怕他没完没了的问我关于苏林的情况，于是就胡吃海塞，赶紧吃完了早餐。

回到寝室的时候，寝室里只有尤佳还赖在床上。我去拍她屁股，把被子掀开，对着她的脖子吹气。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踢我屁股，被我巧妙地躲过了。

我拿出一片口香糖来嚼的时候，尤佳开始慢条斯理地起床了。

“我下楼吃饭的时候遇到苏林，听她说武协拍集体照。”

“嗯。”尤佳应了一声，瞌睡还没有完全醒，坐在床上，被子拉到胸前，一只手腾到背后挠着痒痒，歪着头。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含糊地说：“苏林回来戴上了个小耳钉，还抹了点口红，照了十分钟镜子就又下楼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尤佳神秘兮兮，一下来了精神，对我说：“我嘛，一只眼睡觉，另一只眼看苏林打扮。”

我扔过去一片口香糖抵制了尤佳胡乱地玩笑。

尤佳爬下床，跳进一条牛仔裤里去的时候，我建议说：“我们晚上去学校录像室挑片子看，看那个《午夜凶铃》。”

尤佳扭啊扭啊把屁股和腿扭进裤子里面去，爽快地点点头，然后抬抬下巴示意我看看时间。

已经八点十分了，我捂住嘴巴配合尤佳，故作惊讶状。尤佳笑咪咪拿着脸盆，把牙膏牙刷洗面奶毛巾一股脑放进里面，小跑着去了盥洗室。

尤佳和我到教室的时候，离上课时间只有五分钟了，靠后的座位都被霸占，只见沙乐乐在第二排的中间冲我们招着手。过去后沙乐乐把空椅子上的书抽走，换上一副笑眯眯的神情。我举了举手中的锅贴，沙乐乐很识相地把靠里的不显眼的座位让给了我和尤佳。

“喂！”苏林坐在我背后拍我的肩说，“今天是哪个帅哥的课？”

“大概是保险学。”我转过头，嚼着锅贴很费劲地对苏林说。

“唉，AIA的小个子。”苏林拢了拢额头挂下来的头发，吐口气，翻了个小白眼，慢吞吞地说，“都这年纪了，安全保险这档子事，还有不明白的吗？”

尤佳在我身边拼命抖着肩膀，我险些将嘴里的锅贴抖了出来。

“你真坏！你真坏！”沙乐乐在边上握着圆咕隆咚的两个拳头，作势往苏林身上捶，一座的人越发笑得像烂泥了。

“可是，”尤佳拿一张面巾纸小心擦着嘴巴，轻轻说，“现在是广告课时间，直到十点钟，我们都将看到风衣朱的身影。”

我吐了吐舌头，和苏林互看一眼，苏林很快就懒洋洋趴在桌上假寐，我继续埋头大嚼。

只有沙乐乐在一边小声嘟哝。她一向不喜欢广告课，用广告的原理来说就是，我妈妈一向用雕牌，我也用雕牌。她埋怨教广告

风衣朱五十几了还穿着卡其色的风衣，觉得风衣朱在课堂上胡扯简直不可原谅。

虽然风衣朱两个小时里有一个半小时都在胡扯，但是我和尤佳都很喜欢他胡扯。

就在沙乐乐嘟哝的时候，风衣朱进来了。

风衣朱大名朱德承，中文系的教授，专授魏晋风流，兼教广告学，是我们学院的院长。此人说话掷地有声，发音咬牙切齿，一句话被活生生拦腰斩成两句来讲，讲课则天马行空，思维呈发散枝丫状，从广告讲到“我”，从“我”讲到“我家”，然后是“我老婆”、“我女儿”，经过“我们中国如今……”，中间夹杂着“以前有个西昆体……”之类，一圈之后，最终归结为“现在有谁能告诉我‘可口可乐’的中文书法是什么体”。

有人在座位上小声说大概是仿宋72号加粗，风衣朱龙颜大怒。

我和尤佳嚼着锅贴，对此类回答听得十分落胃。尤佳忍不住吃吃笑起来，飘飘然之间竟然毫不遮掩。正当尤佳翘咚咚地伸着兰花指拎起一个锅贴张大嘴巴的时候，我看到风衣朱的眼珠子不动了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在桌子底下拼命踢尤佳。

尤佳有大概一秒钟的小小停顿，不慌不忙把手头的锅贴塞进嘴巴里，小声地含糊地，用一种抱歉而恭敬的口气说：“颜真卿，颜体。”

风衣朱啪一下拍响了桌子。我怕死了，在一边拉着尤佳的袖子：“尤佳尤佳，你死定了。”尤佳顾自嚼着锅贴，一副安静笃定的神情。

“这位同学真是好极了！”风衣朱咬牙切齿，真心实意，又带着被人猜中的口气说，“休息十分钟再接着讲！”

由于尤佳的卓越表现，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壮了胆去看《午夜凶铃》。

学校没有专门的电影院，破旧的图书馆顶楼有个老头专门放录像，使的是方砖似的录像带。教室大小的房间里，每两人一部电视机，人人头上戴着一部“为了祖国向我开炮”的大听筒，表情丰富，自我陶醉。因为是学校，放录像的老头都显得咬文嚼字。图书馆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每天晚上大厅播放的节目，我和尤佳路过的时候，看到小黑板上正儿八经写着“危险性游戏”。只五个字便显示了录像老头的功力，中间的关键字与左右两个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我们在这五个字前面停留了一小会儿，不时用眼神做着交流，最后一致敲定，此片应该念作“危险性、游戏”。正当辨别的那会儿，已经有不少男生面露欣喜之色匆匆跑上顶楼大厅。尤佳指着背影对我说：“看，他们都去看‘危险、性游戏’了。”

大厅也不过是两台大电视，同时放着一部片子，放着木椅子若干，十分简易。原本大红色的绒布窗帘由于太阳的直射，已经成丝成缕，十分适合播放恐怖片。

由于今晚大厅的危险游戏，小厅两人一组的电视机前明显少了很多人。我和尤佳每人拎着一袋瓜子，挑了《午夜凶铃》就嗑个不停。看到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时候，我和尤佳表情木然。尤佳先打了个哈欠，传染给了我，不一会儿，两人的哈欠便此起彼伏，为此，我们中途去换了片子。尤佳指着《生于七月四日》说：“看，和我的生日换了个个儿。”片头的小轿车渐渐出现，我就开始不耐烦。“算了。”我对尤佳说，“咱们走吧，九点半食堂门口的肉饼摊就收了。”尤佳并不争辩，尽管我知道她其实对片子的内容很感兴趣，她就喜欢看这些有着稀奇古怪名字的东西。

回寝室要路过两幢教学楼，一个篮球场，穿过一座桥和一片草